

成 功 之 路

現代名人自述

成 功 之 路

現 代 人 名 白 話
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
藏 书 章



作 者

徐 鄺 伍 丁 李 王 黃
悲 富 連 福 惠 立 警
鴻 灼 德 保 堂 明 頑

民國二十年十一月

上海北四川路

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

實價大洋一元正

序

這本書載着七篇現實的故事，是現代中國各方面有所成就的名人的自述。各篇曾在良友雜誌連續發表，因為有彙存的價值，現在印成單行本，題名「成功之路」。

在宇宙間，我們都是行客，走着生命的長途。有人徘徊歧路之側，有人瑟縮於難關之前。有人一步一步往上去，在成功之路前進，荆棘的惡刺或者給他傷痛，却不能把他絆倒；花朵的馥郁給他安慰，却不能把他迷醉。於是一步步的，不知不覺攀到許多人所未能攀到的高峯。令人仰慕之餘，更對那些成功的歷程有所追問；自述的故事因此徵集。

這些故事告訴我們，成功是一條公開的路，並沒有杜絕行人的機關；成功之路沒有固定的地圖，進行方向的自決責無旁貸；途中沒有車馬，惟有腳踏實地，才能步步進前。

這些故事告訴我們，成功是一條悠長的路，在未目達之前，每一步，無論輕

快或困苦，本身就有意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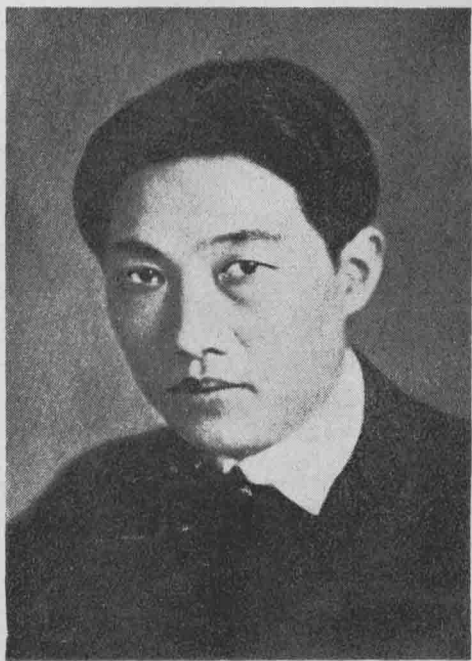
這些故事更告訴我們，成功是人人應有的本分，並不是什麼足以誇耀的事情。感謝這些故事的作者，忙中執筆，把寶貴的經驗很質樸地寫給我們；而且字裏行間，流露誠摯的心情。

一九三一，冬。

梁得所記於良友編輯部。

悲鴻自述

徐悲鴻



名 畫 家 徐 悲 鴻 先 生



徐達
章先
生自
畫像
一
下
坐者
卽悲
鴻時
年十
一歲



悲 鴻 國 畫



徐 悲 鴻 筆

六 朝 詩 意



筆 鴻 悲 徐

(畫 油) 俠 三

目錄

序	編者	一一二
悲鴻自述	徐悲鴻	一三〇
六十年之回顧	鄺富灼	三一—五二
得之於人用之於世	伍連德	五三—六六
醫道與佛法	丁福保	六七—八四
從母胎到現在	李惠堂	八五—一〇四
由家庭到社會	王立明	一〇五—一二〇
廿年交際經驗談	黃警頑	一二一—一三六

悲鴻自述

徐悲鴻

悲鴻生性拙劣，而愛畫入骨髓。奔走四方，略窺門徑，聊以自娛，乃資謀食，終願學焉。非曰能之，而處境困厄，窘態之變化日殊。梁先生得所堅命述所閱歷，辭之不獲。伏思懷素有自叙之帖，歲稜傳懣悔之文。皆抒臆胸，概生平，藉其人格，遂有千古。悲鴻之愚，誠無足紀。惟昔日落拓之史，頗足用以壯今日窮途中同志者之志。

吾樂吾道，憂患孰奚？不憚詞費，追記如左，文詞之拙弗遑計已。

距太湖之西三十里，荆溪之北，有鄉可五六十家；憑河兩岸，一橋跨之，橋曰計亭，吾先人世居業農之所也。吾王父硯耕公，以洪楊之役，所居蕩爲灰燼，避難歸來，幾不能自給。力作十年，方得葺一椽爲廬於橋之側，以蔽風雨，而生先君。室雖陋，吾先君方自幸南山爲屏，塘河爲帶，日月照臨，霜雪益景，漁樵爲侶，鷄犬唱答，造化賦與之豐美無盡也。

先君諱達章，（清同治己巳生）生有異秉，穆然而敬，溫然而和，觀察精微，會

心造物。雖居窮鄉僻壤，又生寒苦之家，獨喜描寫所見。如雞犬牛羊，村樹貓花，尤好寫人物。自由父母姊妹，（先君無兄弟）至於鄰傭乞丐，皆曲意刊劃，縱其擬仿。時吾宜有名畫師畢臣周者，先君幼時所雅慕，不謂日後其藝突過之也。先君無所帥承，一宗造物，故其所作，鮮Cornucopia而特多真氣。守宋儒嚴範，取去不苟，性情恬淡，不慕功名，肆忘於山水之間，宴如也。耽咏吟，榜書雄古有力，亦精篆刻，超然自立於諸家以外。

先君爲人至敦篤，茲祥愷悌。羣遣子弟從學，習畫問字者至夥。有揚州蔡先生者，業醫，能畫，攜子賃居吾家。其子曰邦慶，生於中日戰敗之年，長吾一歲，終日嬉戲爲吾童時伴；好塗抹。吾時受先君嚴督讀書，深羨其自由作畫也。

吾六歲習讀，日數行如常兒。七歲執筆學書，便思學畫。請諸先君，不可。及讀卞莊子之勇，問卞莊子何勇，先君曰卞莊子刺虎。夫子是以稱之。欲窮虎狀，不得，乃潛以方紙求蔡先生作一虎，歸而描之。久爲先君搜得吾所描虎，問曰：是何物？吾曰：虎也。先君曰：狗耳，焉云虎者。卒曰：汝宜勤讀，俟讀完左傳，乃學

畫矣。余默然。

九歲既畢四子書，及詩書易禮，乃及左氏傳。先君乃命午飯後日摹吳友如界畫人物一幅，漸習設色。十歲，先君所作，恆遣吾敷無關重要處之色。及年關，又爲鄉人寫春聯，如時和世泰，人壽年豐者。

余生一年而喪祖母，六年而喪大父，先君悲感直終其身。余年十三四，吾鄉連年大水。人齒日繁，家益窘，先君遂奔走江湖。余亦始爲落拓生涯。

時強盜牌捲煙中，有動物片，輒喜羅聘藏之。又得東洋博物標本，乃漸識猛獸真形。心摹手追，怡然自樂。年十七，始遊上海。欲習西畫，未得其途。數月而歸，爲教授圖畫於和橋之彭城中學。

方吾年十三四時，鄉之富人皆遣子弟入學校。余慕之。有周先生者，勸吾父命遣入學校尤篤。先君以力之不繼爲言。周先生曰：畫師乃吃空心飯也，烏足持。顧此時實無奈，僅得埋首讀死書，謀食江湖。

年十九，先君去世，家無贍石，弟妹衆多，負債累累。念食指之浩繁，縱毀身

其何濟？爰就近彭城中學，女子學校，及宜興女子學校三校圖書教授。心煩慮亂，景迫神傷，遑遑焉逐韶華之逝。更無暇念及前途；覽愛父之遺容，祇有啜泣。

時落落未與人交遊；而女子學校國文教授張先生祖芬者，獨蒙青視；顧亦無盃酒之歡。年餘，終覺碌碌爲教，無復生趣。乃思以工遊滬，而學而食。辭張先生，先生手韓文全函，殷勤道珍重，曰：吾等爲瞻家計，以舌耕升斗，至老死，亦既定矣。君盛年英銳，豈宜居此。曩察君負荷基重，不能勗君行，而亂君意，今君毅然去，他日所躋，正未可量也。又曰：人不可無傲骨，但不可有傲氣，願受鄙言，敬與君別。嗚呼！張君者，悲鴻入世第一次所遇之知己也。

友人徐君子明者，時教授於吳淞中國公學，習閩人李登輝，挾余書叩李求一小職，李允爲力。徐因招赴滬，爲介紹，既相見，李大詫吾年青。私謂子明，若人者，孩子耳，何能做事。子明曰：人負才藝，詎問其年。且人原不甘其境，思謀工以繼其讀，君何嫌焉？李乃無言。徐君是年暑期後，赴北京大學教授職，吾數函叩李，終無答。顧李君納吾書，初未嘗置意，信乎慷慨之士也。

吾于是流落于滬。秋風起，繼以淫雨連日，苦寒而糧垂絕。黃君警頑，令余坐於商務印書館，日讀說部雜記排悶，而憂日深。一時資罄，乃脫布褂赴典質，得四百文，略足支三日之飢。一日，得徐君書，爲介紹惲君鐵樵。惲君時主商務書館小說月報，因赴寶山路訪之。惲留吾晝，爲吾游揚於其中有力者，求一月二三十金小事。屬守一二日，以候佳音。時屆國慶，吾失業已三月。天雨，吾以排日，不持洋傘，冒雨往探消息。惲君曰：事諧，不日可遷居於此，食於此，所費殊省。君夜間習德文，亦大佳事，吾爲君慶矣。余喜極。歸至梁溪旅館，作數書告友人獲業。詎書甫發，而惲君急足至，手一紙包，亟啓視，則道所謀絕望；附一常州人莊俞者致惲君一批劄，謂某之畫不合用，而請退還。爾時神經顫震。憤怒悲哀，念欲自殺。繼思水窮山盡，而能自拔，方不爲懦。遂覩顏向一不應啓齒，言通財之友人告貸，以濟燃眉之急。故鄉法先生德生者，爲集一會，徵數十金助余。乃歸和橋攜此款，將作北京之行，以依故舊。於是偕唐君者，仍赴滬居逆旅候船。又作一畫報史君，蓋法君之友助吾者，爲裝匡，將託唐君攜歸致之。唐君者，設齋行，時初冬，來

滬接洽絲商，謀翌年收購事；而商於吳興黃先生震之。黃先生來訪，適值唐出。余在檢行裝，蓋定翌日午後行矣。黃生先有煙癖，乃臥吸煙，而守唐君返。對牆寓吾所贈史君畫，亟稱賞，詢余道此畫之佳。余唯唯。又詢知爲何人作否，余言實係拙作。黃肅然起敬，謂察君少年，乃負絕技，肯割愛否？余言此畫已贈人；黃因請另作一幅贈史。余乃言明日行，黃先生問何往，曰：去北京。問何謀，余言固無目的，特不願居此，欲一見宮闕耳。黃先生言此時北方已雪，君之所御，且無以却寒，留此徐圖良策何如？余不可，因默然。無何，唐君歸。余因出購零星。入夜，唐君歸，述黃先生意，擬爲介紹諸朋儕，以繪畫事相委，不難生活。又言黃君巨商，廣交遊，當能爲君助。余感其意，因止北行。時有暇餘總會者，賭窟也，位於今新世界地，有一小室，黃先生煙室也。賭自四五時起，每澈夜。黃先生午後來，賭倦而吸煙，十一時許，乃歸。吾則據其煙室睡。自晨至午後三時，據一隅作畫。賭者至，余乃出。就一夜館讀法文。或赴審美書館觀畫。食則與羣博者俱，蓋黃君與設總會者極稔，余故得其惠。饌之豐，無與比。